



我的迷惑俗覺醒

我細漢蹠佇庄跤，庄跤有足濟囡仔伴，逐工攏做伙迫迫，足趣味的。後來搬來一家人，彼家人講的話阮攏聽無，大人攏叫個外省仔，外省仔的囡，阮攏叫「外省仔囡」。

讀國小一年級的時，老師叫外省仔囡做班長。彼个外省仔囡足歹，定定罵人、拍人，阮逐家攏足驚伊。我細漢的時厝內真散赤，父母無法度予我去讀幼稚園，國小一年級的「國語」有真濟的注音符號我攏袂曉。彼个外省仔囡真gâu讀注音符號，結果伊考第一名，老師呵咾伊真gâu。後來閣轉來一个外省的查某囡仔做阮的同學，伊的物件攏足好看，穿的衫嘛較嬌，伊共阮講：個蹠的厝是政府予個的，毋免錢。我就咧想：「哪有遮好空的代誌？是按怎政府無予阮厝？」

學校規定袂使講台語，假使講台語hông掠著愛罰錢，猶閣愛受處罰。老師講：「講台語是無水準的人。」我咧想：「台語是我細漢就會曉講的話，我講細漢的話是無水準的；毋過彼个外省仔囡伊嘛是講伊細漢的話，是按怎老師煞真呵咾伊？」

國小六年級的課本講：政府佻共匪仔相戰，後來政府就tshuā兩百萬人來台灣，原來個遐个外省仔是按呢來台灣的。課本又閣講：大陸的同胞食袂飽、穿袂燒，咱愛消滅萬惡的共匪仔，解救大陸的同胞。我看課本所畫的大陸同胞瘦甲賸一支骨，閣予共匪仔當做牛咧駛犁，我足痛苦，真希望趕緊反攻大陸。所以逐遍我寫作文的時，上尾一句一定會講：「欲消滅萬惡的共匪仔，欲反攻大陸，解救大陸的同胞。」

讀國中編入去「好班」，為著欲予人感覺我是足有水準的好學生，講話著刁工捲舌，結果捲舌捲袂輾轉，煞hông笑我是大舌。遐的「牛頭班」的學生足愛講台語，我phìnn-siùnn個；阮阿爸、阿母因為袂曉講「國語」，我感覺個的水準綴我袂著，所以個講的話我攏袂愛聽。

國中畢業考入去師專，教官鼓舞逐家愛入國民黨，按呢才是一個愛國的好學生，我頭一批就加入去。教官講：遐个黨外的人想欲偃(ián)倒政府，是共匪仔派來的間諜，教官叫阮攏莫聽個講的話。聽著遐个黨外是共匪仔的人，我恨甲咬牙切齒。當時班上有一个同學真愛講國民黨的歹話，我就共伊放刁，不准伊妖言惑眾，甚至有一遍我揣伊「單挑」。彼時陣我認為我真正是一個愛國的好學生。

師專的一寡教授咧教冊實在予人擋袂牢，有足重的外省腔口，誠無簡單才知影個咧教啥物，結果發現遐个外省仔教授是照課本一字一字唸，對頭唸到尾就算教完，實在有夠噁(hàm)。假使這種教法講會通，凡勢國中畢業就會當做教授矣。成績是毋是親像傳說中用電風來吹，這個答案只有遐个外省仔教授才知影爾爾。

師專四年級的時拄著台灣解除戒嚴，我猶閣莫名其妙啥物是戒嚴？無佻久，第一遍聽著「二二八」，我嘛毋知影彼是啥物碗糕？一直到社會不斷有無仝款的聲音浮現，漸漸……漸漸……，我感覺愈來愈毋著，我好奇的心已經予我懷疑過去所受的教育，毋過總是有一大堆的迷惑，積佇我的心中。

師專五年級的時去榮總病院看病，我才知影「榮民」看病是毋免錢的，閣會當領來看病的車錢。我心內咧想：「是按怎阮阿公破病，阮兜著愛去借錢，甚至是賣厝來予阮阿公治病，為啥物個看病就毋免錢？」

師專畢業做小學老師，學校裡有一寡較老的外省同事，個的學歷佻個的年紀攏袂合。假使照年紀來推算，個有的人甚至大學畢業才十幾歲爾爾，這是啥物情形？更加予我感覺足奇怪的，是學校內底有一个叫做「安維秘書」的人，連校長都驚伊，袂輸整個學校攏伊的。這又閣是啥物情形？

暑假去台北讀進修部，我才知影：原來有一寡外省仔的第二代，個自稱是「少數民族」，個毋免大學聯考，就會使自由選擇欲讀的學校、科系。聽到遮，我強欲掠狂，心內足無平衡：大多數的學生因仔攏讀冊讀甲強欲起痾，甚至有人自殺；遮的「少數民族」明明是蹉佇台北，個是憑啥物資格享受毋免聯考的特權？

出社會的我認真拍拚趁錢，為著欲有一間避風開雨的厝，儉腸凹(neh)肚，猶閣措二十冬的貸款，日子艱苦甲差一點仔連生食都無夠。老母看我日子艱苦過，也歹勢共我開喙。伊已經是食到六十外歲的人，一世人辛苦，照理講，應該是弄孫享受的年歲矣。但是伊為著三頓，喙舌根咬咧hông倩做小工、作穡，也毋願佇困兒的面前怨感，只有恬恬認命；阮兜附近的眷村改建，個遐个外省仔有真濟人分著厝，是政府予個的，日子過甲足輕鬆，逐工散步運動著有錢通領，水電嘛是半價，死了後遺族猶閣有錢通領。這予我想起我的老爸，一世人做苦工飼阮兜五个困仔，因為操勞過度，五十六歲就過身。族群之間無公平的差別待遇，予我深深感受身為台灣人的悲哀。更加予我無法度理解的是：為啥物台灣人攏袂喝出不平的聲音？

公元二〇〇〇年，台灣派選贏總統。仝這年，我考入去研究所，專攻讀台灣歷史。學術史料一篇一篇出現，我的思想親像「板塊運動」的大地動，顛覆過去我所受的教育，我所有的迷惑，全部得著解答：

原來個遐的中國人是內戰失敗流亡到台灣，個中國的內戰佻咱台灣根本無關係，咱台灣真無辜hông絞入去中國的內戰，付出的代價無法度計算。流亡來台灣的中國人為著欲強調個統治台灣的正當性佻合法性，牽拖講咱攏是「炎黃子孫」，共神主牌的中國當做主體，台灣的主體性被掩埃(khàm)，台灣的語言佻歷史hông有計畫的消滅，所以禁止講台語、醜化台語。毋愛予咱知影台灣的歷史，尤其是二二八大屠殺。強迫台灣人愛讀中國的物件。無論是教材的編寫、制度的設計，攏有利外省族群。

原來佇台灣的中國人是用虛構的神話來維持個統治台灣的利益，反攻大陸是軟(suh)台灣人的血汗上好的藉口，飼賊保官——飼中國這隻虎來恐嚇台灣人，保牢個的政權。對中國大陸逃難走來台灣的人，應該叫做「難民」才著。毋是個保護台灣，是台灣收留個，保護台灣的是美國的第七艦隊。佇台灣的中國人所享受的特權完全是建立佇白賊、虛構的統治基礎頂面。個毋但無感謝台灣，閣用搶劫、殖民的心態thún踏台灣這塊土地、歧視台灣人。個用偷食步霸佔絕大多數的台灣社會資源——高普考愛檢附戶籍謄本，名額的錄取是用中國三十五省來分配，制度的暴力侵蝕台灣人的權利；師專遐的外省教授、國小裡的外

省老同事、公部門的官員，個的學歷、資格真濟是假的，閣用族群的特權奪取國家公職的位，根本毋是親像台灣人努力踏實、公平競爭得來的。

所以自台灣人執政了後，中國派的逐工枵飽吵，親像欲共台灣人的政府拆食落腹，為著反對咧反對，毋管台灣的死活，將人民當做狗蟻。以早教我愛消滅萬惡共匪的人，這馬煞半暝食西瓜咧反症，顛倒轉來聯合共匪欲來壓制台灣。司法、媒體、軍公教、警察、情治等等單位一切攏失去公正，一切攏為著欲偃倒台灣人的政權，所有的一切，攏有兩套的標準，對待台灣派的標準是嚴格苛薄到白白布染甲烏；對待中國派的標準是溫柔體貼、扶扶挺挺(phôo-phôo thánn-thánn)到是非顛倒、硬拗詭辯，造成社會價值觀的混亂、道德沉淪。公家部門嘛流行「藍的好辦事，綠的好欺負」。台灣有遮爾濟讞(hàm)kuā-kuā的代誌，所有的根源，就是來自中國的流亡政權寄生佇台灣的身上。

我鬱卒，為台灣人遭受的無公平；我悲傷，為台灣人hông糟蹋咧毋甘；我憤怒，為台灣人軟弱、背骨的奴才性，為著小小利益就出賣家己的理想做中國派的走狗。我咧流目屎，因為我毋知影台灣人當時才會覺醒？我失望，因為我毋知影當時遐个中國派才想欲和台灣人平等，真正做到族群和諧，共同為台灣前途拍拚？

覺醒了後，才知影過去hông洗腦洗到失去自我，深深為家己過去的無知伶囂俳(hiau-pai)咧懊惱，我對不起家己的序大人。懊惱予我堅心欲行綴台灣先輩的跂步，推揀(sak)台灣的母語、傳承台灣的歷史俗文化，將台灣國家的意識像種子掖出去，向望種子有一工會變做大樹，生淡台灣的國家意識，擺脫hông殖民的奴才命。

三不五時，夢見黃昏的故鄉，真數念細漢蹠佇庄跂，中國人猶未來，阮一陣困仔伴迤迤甲足歡喜的情形。

創 作 理 念

一九六八年出生的我，大中國的洗腦教育貫穿我成長的過程，在台灣解嚴前，我不曾懷疑過我所受的教育。

但出身勞工家庭的我，自小生活在貧窮線邊緣，在為自己掙一安身立命的同時，卻發現另一個族群享受著許多特殊的權利，及後來發現這些特權是建立在虛構的統治神話基礎上，我開始為台灣人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而打抱不平。

本文的內容，是曾存在於台灣社會真實的一面，都是台灣人共同的記憶，沒有任何虛假，期盼能引發所有真心愛台灣的人的共鳴。

黃招榮

高雄縣鳳山市文山國小教師

